

爱情心理探索之三

女性的骚动

邹志安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题 记

爱情心理是人类正常心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它虽然随时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文化等的影响，但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庄重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存在。无视这个存在，是非科学的态度。

君不见人类生生息息，歌哭悲欢，万种风情；恩恩怨怨，悄悄默默或沸沸扬扬，发生了许多应该与不应该发生的事；人性时而奋发进取，时而复归倒退，是极不稳定的因素……除了许多已知的原因之外，那神秘的、风诡云谲的、常常被人视为私有的内宇宙的爱情心理秘密，当是更值得探讨的原因。

长篇系列小说《爱情心理探索》，将以笔者所掌握的、已经发生的真实事件为依据，严肃认真地探索其爱情心理机制。它将涉及工农商学兵干部知识分子各个层次，不该避讳的就决不避讳，但无意义的刺激也不去有意追求。它外表上是许多人看见了的真实事件，骨子里其实是许多人不知道的隐秘的故事。

这是一个博大而又细微的世界，我只怕我的揣摸不够透

彻，但我将对读者真诚，并竭尽全力。假如这些篇章对于人类的文明进步多少有所裨益，我也就感到无限欣慰了！

此书各卷将独立成书。

爱情心理探索之三

女性的骚动

● 邹志安 ●

1

那象茉莉花淡雅的香味，象玫瑰花浓郁的香味，那华丽，那媚眼，那倩笑，那如水的阴柔，那表象的女性世界，曾经使男性世界产生了多少自我的迷醉、虚假的满足和浅薄的狂傲……

突然间，在暮春与初夏之交，在白云浮动的晴空下，在山坡的那片洋槐树林子里，你有了一丝惊悟：这里，难道就只有雪海也似的花团？就只有馥郁浓重的芬芳？就只有翩跹的蝶舞、呢喃的燕语和蜂儿的轻盈？——那香味中分明暗含着浓重逼人的毒烈，那蜂飞蝶舞中分明酝酿着嗡嗡

啾啾的、轰雷也似的不安与骚动。那喧嚣的声浪，不独是痛苦的流泄，更是蜜汁产生的最初的必要的程序。

你明白了这个，你就会排除你将要看到的迷乱……

2

那么应该从何说起？

你见过天女散花么？

——试想她随手抛洒，飞飞扬扬，落红成阵，那散漫的、自然而又奇瑰的景观，不正符合宇宙的章法吗？……

3

躺下之后，首先就感觉到了那明净柔和的月光，好象人不是躺在房子里，而是躺在野地里。虽然看不见月亮的脸庞，但人浸沉在如水的月光里。洋槐花的浓香弥漫了整个夜空，从打开的窗户里混合着月光流泻进来。想起了童年。正想要静静地、深深地、睁大眼睛再体味一下儿时的感受，会会又说起了她和王老师的恋情……。离开了学校，都没有能被推荐上大学，被文化馆临时聘用，会会与芳歌当讲解员，姚真参与戏剧创作活动；——总之是离开了那循规蹈矩的地方，在漫长的谋生的道路上，暂且还不愿意正视它的艰辛，只想浸沉在它的独立、自由与欢乐之中。什么话都可以说，特别是心底的隐秘更想对人说。会会显然每天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着黑夜，等待着入睡这个时候，开始兴奋地自己挑起或者等待着别人挑起她和王老师的恋情这个话题。王老师向

她说过怎样的话，用怎样的眼光看过她，给她作业本时怎样碰了她的手……三年高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她似乎都能回忆起来。芳歌除了叽哩呱啦笑以外，就帮助会会去夸张每一个细节，好象她当时就在旁边站着。而姚真，总觉得这件事有点滑稽，有点不可能，——那文质彬彬的教语文的王老师，怎么可以爱上这个相貌平常、学习成绩又差的“胡啦海”呢？她为会会的直率和自作多情暗暗发笑，但又知道不能够给会会泼凉水。——让思绪从那几时的恬淡幽远中跳出来，伙同芳歌一起帮助会会构思她的恋情，这也是一大娱乐。傻会会，居然光着身子跪在床上，张开双臂作诗歌朗诵状，呼喊道：

“王老师，你听到了我的心声了么？”

“听到了，我的宝贝儿！”姚真接住说。

芳歌握住嘴巴尖笑。兴奋一下子使大家都失去了睡意，青春的活力与友情的热力在静谧芬芳的月夜激荡。起初只是通过嘻闹求得快乐，尔后便不能不严肃地面对一个事实：王老师究竟怎么想？他是否也对会会有意？很显然，沟通两个人的想法现在成了最要紧的事了。而会会，在私下里疯魔放荡，但打死她她也不会有胆量公开去向王老师表白。但假若不在实际上去沟通，会会会夜夜耿耿于怀，终生都不会安宁。

“芳歌！咱俩明天给王老师写一封信，介绍会会与王老师正式恋爱。王老师二十七八岁了，还没有对象；会会又什么都能干，我看挺合适的。咱们也学着当一次介绍人！”

“行！你起草，我签名。”

“我拿这一个月的工资请你们俩的客。”会会喊道。

直到半夜里，直到前边房子有人呐喊“说话声音小点”，房子里才安静下来，还窃窃地笑了很久。芳歌在那里叫热，听到一伸腿把被子蹬开，看到了她一部分强壮优美的身体。听到了会会喃喃的低语，继而是安适的鼾声。姚真静静地仰面躺着，把颇长的双臂枕在脑后。夜晚现在完全地属于她一个了，月色与浓香也全部地属于她一个人了。可是思绪再不能和刚入睡时相续接，心再不能沉进那恬淡与幽远之中。心里有一丝苦味，有一丝嫉妒，似乎会会与王老师的恋情已成定局，而王老师原本应该爱恋她而不该去爱恋会会的。她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人又长得漂亮，为什么反而不如会会？她从来也没有想过王老师值不值得她爱，也没有想过王老师会不会爱她，甚至关于恋爱她也从来不曾认真去想。只是会会激发了她，使她不由得拿自己去和会会比较，觉得她胜过会会许多，甚至胜过许多别的女子……于是她又有了一丝伤感。——她其实是连谁也不如的，品学兼优、才貌双全也没有用。

她的父亲在大学教书，弄不清何年何月被何人愚弄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现在大学的农场里劳动改造。她在大学的附中读完初中就被赶了回来。父亲送她走时只说了一句话：

“不敢荒废了学习！”——他永远是沉默的，慢言细语的。而生性爽朗的母亲，支撑着那个贫困的家，供养着她和妹妹读书，并且孜孜不倦地教给她人生的哲理。难以记全那每一句话，但那要旨精义是——人要活得象白杨树那样挺拔！——她的学业和身材，都真的象白杨树那样挺拔向上。但她的命运，却决不象等待白杨树伸枝展叶的那广阔无限的蓝天。总有一种愁闷，一种被压抑的苦痛。强自寻找的外在的

生活的欢乐，都不能遮掩这内心深处的愁闷与苦痛。独自一个人时，反而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强行遮掩而变得更为强烈。生活的克俭，也使得身体上但凡有关节的地方都极为细瘦，村上的人都说她极象她那个心强命苦的姑姑，显然暗指她也难得长久……在这样的心境中，关于未来，关于前途，关于爱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所以就根本不应该去想。睡梦中尽管有艳阳，有远天厚土，有自立与挺拔，但那毕竟是在梦中；那向往与渴望就只默默地注入血管，不自觉地积存着，而血液显然不曾理会这些积存，照旧平凡地流淌……

“但我明天一定要写信。”姚真想，“我已经答应人，就一定要写，还要写得动情……这件事真是新鲜有趣！——王老师今夜会做一个什么梦呢？……那么让我也做一个甜甜的梦吧！——可是眼皮干涩，说不定今夜又要失眠……那么干脆海阔天空地想个够吧！设想我现在便是掌握我自己命运的女神，——可是现在一点儿也不允许有牛鬼蛇神存在，女神也不行！那么我就是我，一个实实在在的，有思想有性格，有血有肉的我，——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岭开道！脚踏大地头顶蓝天，凑着太阳吸袋烟……姚真你狂妄之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天翻地覆慨而慷，虎踞龙盘今胜昔。昔有花木兰，代父去从军。不闻爹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但我此刻因为睡在木板床上，离地才有一尺五……”朦胧之中，含笑想到了那封不得不庄重、但又不能太一本正经的信：尊敬的王老师！我们？我等？怀着十分？百分？千分激动的？愉快的？愉悦的？不好意思的？心情，向你转达？转告？报

告？告密？一个无比地爱着你的女学生？女孩子的心声？恋情？眷恋之情？噫吁嚱！危乎高哉！——由此可见，由此可想，可想而知，这是王老师常用的词，也必须要用几个……那么什么时候轮到我呢？那该是怎样的男子？——头戴七股八杈，身穿黄金锁子甲，吾将出马，要吃黄瓜，天早了没有绪下，待吾将作法……”

4

杨大兰，她似乎记得自己刚生下来时的情景：那时母亲就惊恐地发现了她的与众不同，也许第一个发现的是那个接生婆。她们满脸痛苦，连声叹息，目光诡诡秘秘躲躲闪闪，赶快用最旧最脏的尿布把她包裹严实。或者准备永远地把她这样包起来，或者还商量着要把她溺死……但她也知道这都是不可能的。一个女子生下来，除了外观，家人谁也不会发现她的内里会与别的女子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因为自己乱想的，全都因为自己可怜……其实真正地知道她的与众不同，是在她二十岁的时候。好多年都不见有红，母亲让她去医院检查。当医生断定她只有一个浅浅的死胡同，并且没有子宫的时候，她只觉得她的脸上失血，浑身没有力气，好象一脚踏在虚软的云彩上，马上就要晕倒。她咬紧牙——村上的老中医经常说，每逢有邪气侵人的时候，人就应该咬紧牙关——跑出了医院。那时，她用她的劳动的汗水滋润了的光明欢乐的世界，不复存在，心里就只有羞耻与惊慌。只把这个消息告诉过母亲，母亲掩面哭泣。随后父亲来问，母亲愤怒地赶走了父亲。谁也没有说什么，就用一团紧张神秘的云雾

笼住了她。但神秘的云雾总会让人察觉，尽管她躲在那云雾的深处喘息也会被人听到。最初，她看到了周围神秘探询的目光，听到了那些关切的话语中间的虚假，感觉到了背后的指指点点，那些指点会使人的脊梁骨发紧。不久，就听到了公开的不敬的话：“二洋！”“二妮子！”“阴阳人！”……尤其在和别人吵架的时候别人就这样骂她。那时她奋起反击，去抓去挖去撕去咬。然后嚎天大哭。但她决不愿意落一个“泼妇”的名声，她知道她是懂道理的人。并且，知道自己是一个女人，只是与别的女人有所不同罢了！说到底，只不过生不了孩子。那么要是真喜欢孩子抱养一个还不是一样！她会成为一个又能干又会疼爱男人的女人。而在这个世界上，人和人谁又能完全一样？高低胖瘦，黑白红黄，有人跛一条腿，有人瞎一只眼，有的牙齿长，有的头发黄，有的身上有狐臭，有的多长了一个指头，有的有雀斑，有的有暗瘤……而她，身上老不见红，反而会一生干净。她决不应该气馁。而气大伤身，有许多人都是因为生气而得了癌症。她杨大兰，不偷不抢，不恶不煞，凭着自己的劳动和人品生活，她为什么要自轻自贱？

当她想通了的时候，她就挺胸抬头，昂昂气壮地做人。凭着自己比别的女人大几倍的力气风驰电掣般地干活，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领导村子里的服装新潮流，并且学着款款扭腰和用媚眼飞人。但遇到人的侮谩，就决不轻饶。

她给自己的心田创造了一片沃土，她觉得她生活得相当快乐。但是，就这样永远地生长在自己的娘家吗？不，不能。世俗的力量会嘲笑这一点，人骂人时有一句刻毒的话就是：“难道你家里要修老女坟吗？”她不能让她的父母承受

这样的精神负担，况且，长此以往，她自己的心里也会窝藏下太深太重的痛苦。她为什么不可以和人结婚呢？她能！她觉得她自己能。

“那时，我将怎样地满脸放光，身轻步快，我将多么高兴！我那怕挣死了我也要好好地干活，我那怕跪在地上也要好好地服侍男人……可是，有谁能要我？有谁敢要我呢？——天底下，千千万万的男人中，有谁能够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有谁顾怜我而娶了我，我便让他有皇帝般享不尽的福……我杨大兰说到做到！”

尤其是，当家里人藏藏掩掩，哄得几个男子和她谈了话，后来人家一打听就逃得远远的时候，她捶胸掉泪，就越发这样地想。

杏花落了，细看绿叶间细细的杏子，小麦透黄了，嚼着那软软的麦粒；棉田有了青疙瘩，玉米结了长棒子，白枣探出了叶子，大豆挂满了荚刀，地里刨出了红薯拔出了萝卜，老燕领着幼燕试飞，麻雀下了蛋，母鸡孵出了鸡娃……大自然每天都有让杨大兰痴迷和呆伤许久的事物。冬日无事，小牛犊却哞哞降生，烧起一堆旺火，半夜里都有笑声……

5

那时，正好就有了一个机会，——雏荣是对任何机会都不想放过的，尽管每个机会的周围都潜伏着被人发觉的危险，但她暗暗地庆幸的是：却从来没有被人发觉过，显然是老天爷念怜她的一片痴情——现在又是一个机会：后台空空的，马肖等一会儿才上场；而她虽然马上就要上场，但起码

还需要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谁也没有了，就只有她和他。前台，管弦齐奏，歌舞烂漫，正是最好的掩护，同时也是对于爱的最动人的伴奏。她飞跑上去，搂住了他的腰，仰起脸儿，等待着他的爱吻。那高大、宽肩、英俊的马肖，化妆之后竖着剑眉，目光水汪汪迷人，脸色红润丰美，那一点樱唇象是女孩子的那样，因为红色的对比，那脖颈，那手臂都显得更加细腻白净。她深深地陶醉于他的美中，同时想起了他的聪明、善良、诚实、温和与学习成绩出色等许多优点。并且知道，她自己现在小巧丰莹，也是最美的，最迷人的，并且同样的善良温柔。

“抓紧时间爱一下我——”她说，“轻轻的，只碰嘴唇，不要沾脸上的油彩。”但又说：“爱得重一点，认真一点！”同时又谛听着，不错过适时出台的机会。

在那最后的几秒钟，她松开手跳开来，同时听到了回后台来的两个演员的脚步声，一边示意马肖的脸色要镇静一些，一边假作出审视的姿态，说：“化妆得还可以！”同时适时地飞向台口，一边感觉着那作爱的狂喜和作假的快乐，一边在最恰当的音乐间隙里飞舞出台。然后，她便陶醉在自己的舞姿和歌声里。她体会了吴琼花那身世的痛苦和真诚的献身热情，渴盼着扮洪常青的马肖快快出来，并肩携手地带着她在求解放的洪流中狂舞。

当马肖出台亮相时，她便飞奔向他。她觉得，她真是奔向她最亲近可爱的人，奔向她的理想与热情……她太痴迷于自己的儿女私情了，以致于忘记了革命的庄严的一面，忘记了吴洪二人并没有儿女私情，而在一个象征着面对理想勇于献身的舞蹈动作中，倦怠地趁势把头靠在马肖的胸部上，并

不适当地一手搂了他的腰。她真想这样永远地依偎着他，不让他离去，不让他冲锋，更不让他牺牲。她觉得她就要流下深情的泪水了。这时台下掌声雷动，呼哨声声，一片动乱。

她犯了严重的错误！

篡改革命样板戏，本来就十分糟糕，更何况歪曲丑化革命先烈们……学校的领导人当即命令停演，就地批判整顿。学校文艺队因此开了一周的会。鬼机灵的雒荣，一口咬定她因为太卖力、太疲劳，“当时脑袋一阵昏晕天旋地转几乎倒下但因为想到革命的职责强使自己没有倒下想挣扎演完这场戏”，并作出脸色煞白浑身无力的痛苦状，好容易搪塞了过去。但她从镜子里发现痛苦状作得不到家，小而圆的白脸上透出一丝淡红，便赶紧双手握了脸蛋，同时没有忘记向马肖吐舌头瞪眼睛，而且绝对没有第三者发现。

雒荣是太爱马肖了！也知道马肖同样地爱她。这种爱，因为在学校里，不被允许，含着诡秘与藏躲因而就更具有浪漫色彩和吸引力。虽然受了一场指责与惊吓，但对于雒荣，除了真诚地暗暗责备自己不该亵渎圣洁的革命感情，告诫自己今后要注意场合外，更多地则是感到新奇、愉快与自得。上课的时候，她偷偷地给马肖递了字条：

“没有吓着你吧？下一次我们一定要又深又重地爱一次，把这一次的不足补上。”

字条是趁着作笔记时写下的，端端正正地坐着，却把手伸到后边去从桌子底下递给马肖，并伸手等待着回答。回信是：

“时刻听从你的召唤！”

维荣觉得，她是再也不能够控制得住她的感情了！在最初，当这件事还处于朦胧之中时，对她和他的学习与上进都是一种鼓舞。随着不可遏制的进展，再也不是一种鼓舞，而只有希望永远不分开的那种强烈的渴盼了。渴盼的热力与激情，完全改变了她的平静单纯的学生生活，关于学习成绩，关于社会活动，关于上大学和前途，都对她显得不重要。重要的只是：无休无止地感受她对他和他对她的爱。重视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无意义的都变成是有意义的。失去理智，不能自己，时时甜蜜地勾勒未来在一起的生活情景，同时有了小小的矛盾。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什么时候不理你？”

“你从松树那边走过，我使劲跺脚，你连头都不回！”

“我确实没听见。”

“那时你想什么呢？”

“想一道几何题。”

“几何题就那么重要？”

“同时还想你。因为想你，就想不出那道题的答案，也没听见你在那儿跺脚。”

“这么说你什么也没有变？”

“哪能呢！”

“你发誓——”

于是发了誓，于是轻松地吐了口气，而把热烈的目光投向他。

他就稳稳地坐在那里抽烟，让烟气从一个嘴角里慢慢地吹出，只拿冷冷的悻悻的目光瞥视她，同时轻轻地用小指弹掉落在黑呢子大衣上的烟灰。虽然解林宇知道他的个头和欢欢的差不多，但更知道他比欢欢要漂亮一万倍，更聪明十万倍。——欢欢是那么又小又胖，——她的父母生她的时候大概预测到她将来和熊猫欢欢差不多而给她取了这样的美名！她简直就是一个圆鼓鼓的酒坛子，踢一脚会连滚三个蛋儿；而且心里显然是实的，不是酒坛是人头萝卜，一点窍眼都不开！——“人和人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老天爷造人时不点灯，怎么就胡里胡涂造出了这样的品种？人种需要改良。象欢欢这样的劣种早该消灭……”

解林宇自己，永远显得短小精干，年轻漂亮。他知道象自己这样的品种，即使到了五十岁也可以冒充三十岁，何况他现在还不到四十岁。当初他和欢欢结合，实在是一场误会！当初他家境不错，心灵自由，无拘无束，在婚姻问题上太随便太轻率了。母亲说给你介绍一个媳妇，他就答应了。介绍人引着看了一眼，他觉得小小巧巧，红红胖胖，觉得很有吸引力，就答应了。那时他根本就缺乏远大的目光，根本就不懂用发展的目光看待那个小东西，——谁知道她婚后竟象吹气球那样地涨大，喝了一口凉水都上膘。他问她，她老是笑而不答；那时他就忘了老人们的一句话——“傻子笑多，母牛尿多！”他就只想抱一下她，亲一下她。她都答应了，同时小心的用两根指头抚摸他的下巴……

他赶了她多少次，她连娘家都不去，后来除了下地劳动就连大门也不出。他拧她，掐她，拿拳头捶她，用脚踢她，她就只呜呜地哭，既不还口也不动手。他答应给她许多钱，哄她去离婚，她就只是低下头揉弄着自己的衣角而连一点态度也没有。说得紧了，就只有一句话：“我不。”他简直拿她没有办法。——她象一口袋粮食墩在那儿，人拿她有什么办法？……后来，解林宇发现了她也有她的好处：只知道在地里出蛮力干活，在家里永不停息地劳作，无是无非无所求，并乖乖地供他在任何时候作任何样式的使用。那么就暂且把她当作劳力当作长工当作奴隶当作必要时的床上用品吧！不离婚，不张扬，在单位可以落下一个好名声！同时可以更隐蔽地更轻松地在外面拈花惹草。——解林宇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愉快的经验，已经接触并在接触不久后就伺机摆脱了好多女人。虽然那些女人都比欢欢有说不尽的好处，但他还是要摆脱她们，他不想跟她们任何一个人结婚，也不愿意给她们太多的钱，尝试几次，有了后怕，就寻找摆脱的途径。而且在最初，当他向一个女人进攻的时候，把挑逗掌握在最好的火候上，即：促使她们第一个说出那样的话，而决不由他第一个说出。这样，他在心里就把主动的罪名推给了她们，要甩掉也就顺理成章。他把这个把戏已经玩得十分熟练，他陶醉于自己的才能，并且决定永远地这样干下去。他觉得，他在寻求着一种无穷无尽的人的最高级的享受，他是绝对地管束不住自己的心性也绝对地不想管束。每遇此机会，心流就朝着那方面狂乱地奔涌。而家庭，对于他已经完全是一种负担。每次回到家里，他都有一种连自己也不明白的古怪心理：总想凌辱一下欢欢，总想看着这个滚圆的家伙

流泪，象想要看一个玩具木偶流泪一样。那时，母亲已经去世，欢欢没有孩子。

这是除夕的黄昏。从一大早起，解林宇就坐着不动，黑着脸儿抽着烟，指挥欢欢干活。他先让她把厕所、猪圈和鸡窝里的土粪全部一个人又挖又装用架子车拉到地里去。然后掸土、洗手洗脸并验看了手指是否干净，接着做饭、端饭、看着他吃完然后她自己吃饭、洗碗、涮锅、喂猪、喂鸡、掏灰、扫地、洗衣服又拉了两架子车土、又给架子车充气并打扫车箱擦干净车轮圈、又用黄土刷了几面墙壁，然后又是做饭。饭后，让她做出八样荤菜一样样端来细细过目许多要重新做过并骂不绝口有的暂放着有的要煨在火炉子上有的要焖在锅里，然后让她给他洗脚、剪指甲、再洗、擦净、穿上袜子并刷皮鞋。然后让她洗五遍手再洗碗、抹筷、擦桌子、擦凳子、擦桌子和凳子的腿、再把水泥地面擦洗一遍。她先是微微地喘气后来就粗粗地喘气后来就几乎动不了。他就骂她的爹娘时而打她的手时而踢她的脚后来唾到她的脸上让她跪下。她费力地跪下了，但胖腿跪不稳，后来就双手撑住地面，两条又粗又短的辫子垂下去。他希望看到她流泪。但她抬起头来看他时，眼里并没有泪水，只有委屈的胆怯的，又尽力掩饰的一丝哀愁。这哀愁又惹恼了他，突然歇斯底里地跳起来又骂又打：

“我前生干了什么坏事，怎么就遇到你这样一个宝贝呢！驴都生不出你……”

她始终都没敢哭，就越发让他愤怒。

“去去去！”他厌倦地喊。“钻到房子里，把门关上，拿被子把你捂严。要是让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立刻就把你赶